



濟北晁先生雜助集

王曰春秋左氏傳雜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

凶事非禮也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殯於葬

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贈

此為難知抑侮耶誼耶它國赴告之不一

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

無容如此也侮誼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

蘇林高瑞南
宋律書編

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凶事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志夏五之七六疑杜文信傳而不核其然歟士不入系鄭武公莊公為子王卿士王貳于魏鄭伯怒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為用

質

右隱三年周襄徒以虛器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為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之也

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何謂正矣以
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之
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
伐宋公敗宋師於苦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杜預云齊後期鄭而傳言鄭入郟入防蓋
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
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伯入許齊鄭
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
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

聞廼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

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是魯與齊
鄭連伐宋代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
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
有也鄭莊公為有礼且正且矣隱公賢君
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郟防豈其心哉
蓋許國也郟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
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
獨失惜哉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
桓王屬諸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相十八年周公里肩欲弒莊王而立其
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
悔而傳迺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
周公無辜而又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
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各傳意非是

問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大子齊人將妻之

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

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亶子儀皆寵

弗從昭公立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屬

公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

之使其嬖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

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

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

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

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二十右相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

邲公穿弒君而春秋書趙有弒其君為士不

大封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有以其為法受

大非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厲之立廢公又逐公

公至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假手於

不主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

不主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

而公省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省不獲

十一而見弒弒非省為而事由省起故省被怨

名而不詳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

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

而反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相

之若曰喪君有君杜稷無隕多矣是仲之

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殺之

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無

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為

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

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亶

也石碯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

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為社稷亡則亡之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碯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為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陳而立之

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為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王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如惡於道或怒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為不幸也夫六經晉栢莊之族偏敵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群公子謀諱富子而去之富子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

氏之二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
無患晉侯圍聚圻救群公子
晉師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為
對伐魏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
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者
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
公族之偏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
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為疆公室
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
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

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共愛子也皆為子
大戮蓋共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
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唐宗室而
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為之罪深於後
人

魏公敗犬戎于涓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
公劉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晉則常亡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亡者衆善哉舟
之僑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

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換寔薪焉
公使讓之對曰寇讎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
賦曰狐裘尅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公右僖五年士為始勸晉侯去栢莊之族群
公子皆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
侯或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
子築蒲與屈士為賢乎嘗諫其君無疏諸
子自啓禍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
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

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
無益不惟矣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
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昵其浮
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云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
允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
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

霸諸侯未有大夫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
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死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
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
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吾與先君言之不可以貳能故復言而
愛身乎

獻公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群公子
直驪晉事可知卒欲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
也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
立不然辭勿傳以直斥君可矣傳非所立
而平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復以欲言為忠孔
休其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為
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常許呂后以
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
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產祿已王乃與周勃
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陳平無信以謂信

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為忠則不以
不忠於呂氏為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
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我智足以及之
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耳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将立之未及

而卒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王曰先后共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

適鄭處于汜秦晉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

溫殺之晉公愛鄭故也大十步殺公也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毋弟之難棄王城
而處于泥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

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

曰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之

林鄭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遷矣諸侯

之欲納重耳皆是也蓋亦使諸侯圖之不

可哉文公於是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

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

天下天下其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

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

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

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

有從七功燕僖負羈氏魏犢傷於鬲公欲殺之而愛其

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求育見使者曰

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顛頡以

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犢頡犯君命驕已功燕无

罪快心忿乱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

誠愛犢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

重濟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

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犢也其不及犢乎則

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乎罪鈞而材

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初瞞

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

公共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頡

也夫殺瞞與僑自軍政之常而至殺頡則

職齊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

晉對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賢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
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刑今君為會而滅同
姓非札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
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而右僖二平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復
國忠也事順而恭辭祀也行一欺而二善
得侯孺有為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
詐不可以為桓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
為夫常道不可違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
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

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
于陳之共公曰更伐之我隴之衛孔達帥師伐
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
溫北近於轉敗而為功其舉得矣衛求救
於陳之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
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

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
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為合古之
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夫其邑身
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言乃庶乎
古

戰於穀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
呼萊駒夫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乘遂以為右冀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
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知我黜

而宜我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
於是乎君子

音義 右文二年曠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
亦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
先軫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
秦師豈死所也哉若耻無勇乎則挺然以
身投兇虜亦勇也是四夫之剛也狼曠而
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晉入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疆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常師帥伐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賈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送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秦師已為攻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之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无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谷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

使史駢送其帑

而七年石文六年有為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

長以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

能歸罪續鞠居異哉失陽處父以能上自

音莫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自有以

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无愧於公而季再

逞私有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

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云云趙宣子與諸大

夫皆患穆嬴且畏福乃背先義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而實大夫也而兼於時故立靈公下極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

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義拒公子

雍而立靈公我则无信秦何所負哉不得

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

利社稷之心无愧矣哉非命也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

君命召惠伯共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仲

殺也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焉矢之中
命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叔
仲殊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
命已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
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支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
秦將高賈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
夫言難而往死行又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

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
之者歟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司恤
病討貳來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孔達皆盟救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

注備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

利社稷請以我說衛其大夫孔達

齊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

國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之未必善
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違先

居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
死塞責其忠大孔賈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却夏曰射其御

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禮知我射以共左越于車下射共右斃于車中

華泉經於木而止

晉惠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

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

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楚子使工君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隼

韋之附注君子也誠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

言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蒍告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

與軍帥之不與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

君公告欒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

而受敵使乎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无外交欲至事

君无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
命受為礼而忘義忘義安取礼故其後縑書之
公諉得入夫為礼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
與軍足成名况非礼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
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
不承命以君子以為知礼
右襄公半晉霸業襄與楚爭鄭平成日辱

魯畏晉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何
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
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為得
可耻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為知礼若
魯無君子者以為知礼可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齊山泉先生雜集卷第四十
晉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子問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范宣子來聘范宣子問師

濟北晁先生雜集卷第四十
子如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余吾不能與晉爭
晉君類能而使之
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
偃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未盡其德也



夫多布裘九年天下有違尊
三爵一齒一德一
儀曰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蓋貴
公多老敬長所以訓孝第而
賢能所在不必老
長是以晉政類年少位上者
群臣樂推疆

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晏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不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
對曰君冠必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以
之桃先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
殺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
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衛也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魯君以年則

魯國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
是而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沒
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
及族返國者以為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傲而出
尸而追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
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
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
而攻盜於北宮盜衆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

子而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
子也盜賊其父聞難葡萄遑處而往猶恐
其不及而責子而以不做善子產以完此
夫器豈容雍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
而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
對盜臣妾之逃悻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
而已哉國器非對矣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亂大暴
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鄉也大臣不

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鄉不
忍非國耻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
戌為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
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猶視察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
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

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甲寅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擔而猶
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暝故宣子
自以為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
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嗷何其妖且鄙哉
桓譚言病而日出初死日未合尺冷乃含
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為楚舟伐之師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相犂讓之舒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于二子復
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
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之而
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滅舒鳩

注明年楚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突叛楚責之急偽
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
而子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
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

田有馮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後門于巢之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殲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之
短牆以射之卒曰牛臣也
左傳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
不復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
而之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
命王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新長城記三十七年古語云五霸之盛千一七對

鄭子展卒以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學自政以為上鄉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能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為大夫之无者貸宋无飢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衆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加民樂焉其以宋絳隆
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
政罪也司城纂而効之皆權臣自培祿去

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
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膏其可乎使大
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无者貸以家糧一
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
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醴与乞諸其鄰而與
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无
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驟施以有齊國
古之奸臣多託此以救衆幸而不亡而叔
向以謂其後亡者可哉施而不直其于名

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
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
憂民而即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注畏作乱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
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
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取與同列而已

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
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為鄭國故也慮
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
如惡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命晉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注子南
穆公孫

公

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哲怒

注子哲
孫黑

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
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

云云

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上在楚也乃執

子南而教之放游楚於吳鄭為游楚亂故公

黑孫疆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

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

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

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

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

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賂焉子產曰無欲實
難卒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
至士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
信也以為此柳可言矣子南子皙之爭子南直
也若罪其用戈則子皙先繫甲往救子南
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
罪之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
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
子皙強與之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

及子皙獲罪然後方數以夫國之事未爾
而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哲之直安在
哉以至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
心可見矣故曰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
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為此柳可言者
惟初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
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為賢而稱於孔
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濫室於晉叔
向從之晏相語與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其季世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云云

云叔向曰雖然吾公室亦委世也政在家
門民有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国有臣若是
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疆臣
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特亡賢
如叔向平仲特相私與語而太息豈不哀
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仇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
人之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款代右師

合比弟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左
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
兄而戌身為佞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
三請之矣尚面諂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
將出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
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
贊卡載其言不足賢也

楚子享公於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改越
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其備禦
三鄰公懼乃返之責新君若此亦何益焉

右昭七年遠啓疆楚君以母辱宣子叔向
而耻晉国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
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
人所至末者也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疆詐
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為國彼哉彼哉
合解我

楚王縊于羊尹申亥氏子干子皙皆自殺弃疾

即位也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由

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

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
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無勤姑歸不穀有事以告子也注善其有

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并
不可勝言弃疾從於亂以得楚無異於篡
未可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

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為詐善枝
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
致違君命以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
隙何以厚其善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
也傳言弁疾令德有名然不足以知枝如
擊射之有罪執手而悅且親之得於得原失信
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悞鄰國携
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虜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
便故晉將以諸侯未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注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於吳云云邾人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

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詐以絕

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難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

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挾弊而
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其詞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治之難

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
叔世過舉誦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
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
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耻
似非叔向之為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
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
之所謂諂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
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
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
而亡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箴有且晉諷

已衰不可復興為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
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己信以待鄰雖衝
未亡也若侈內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為彊
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來有亂國
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
戴桓也注戴華氏桓何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十二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
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
而知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

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問子填
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
吉凶由人氣能召之非氣所為也抑昭子
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泉
為戮而欲反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諸焉而耕於
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信楚平王之信讒奪婦

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詎舍耻卒報平
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
謂為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
言之鞭尸藉館未為已甚而始于吳王僚
以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
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歆慕至進刺
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
焉昔之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共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
罪則當為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陘待
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適止
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與敵
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受禮而
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怨執叔孫婼
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
坐禮也耻以貨免而為不辭獻子之求冠
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大殺而與食
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已計留

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
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
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韋去之日如始
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預又如此也及士
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不知謂將殺已陰
戒其陘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
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牟未
去則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
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逆不可知
其亦已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不謗令尹沈尹
成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
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云云
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
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尾之罪
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
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實
讒人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成一言

以殺三讒安楚國子常靖於舜之功二十
而己矣

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刑君乎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加以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曰敵弔其蒙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
產固以自救世鄧析又改為其不得已而
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
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之諸侯有

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顯歎之所以為
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
有行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
刑竹刑不更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
吾曰然不忠夫子然可為忠矣誅一邪臣不過
知無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
亦忠人多矣而又以謂苟也可加於國家者弃
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知何可以加於國家
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
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

此竹書異哉李斯為秦立法秦滅漢亦因
國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
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
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
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為政數難子
山問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為鄧析非能屈
也惟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
命非誅雖不云馭歎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
卓琳列子亦云爾也夫一非僅三則亦不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也公曰余無子將

立女無太子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

羣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

命抵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郚異於佗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

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

求者多矣夫郚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

母立之而不肯立郚之賢且智蓋子臧季

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

責於天下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後

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以華食豆

羹見於色至蒯與積輒父子爭國而郚超

然立於免過之地郚之賢且智蓋子臧季

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狙之

伍曰走乎不狙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狙曰

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

能使是也雖然不狙當伍非將帥也恥誰

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為賢而不止
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士則不戰以為
無勇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時特怨乎不以為
私曰捐軀非以為名也是彼也孔子得三人馬
公則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
爾天不伐公為與嬖其僅取汪錡乘皆死皆殞
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
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緝之不然不

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
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
无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
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為庶人此在常
情不能无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
身全利而不怨御史何已欲而光以說之不
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
世不傾可也而坐帝於孽妻之愛忍許后
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
霍氏之禍萌於孫秉亦光不早辯頽其勲

勲名衰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
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
軍蕭望而等皆忠正元私欲致大治并於貴戚
尚書今道路人間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
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具
往者高皇帝時李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
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
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且復大恨矣上感其言

遂賞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
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生父偃取奏
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
西相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
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
用至長沙火傳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
之 有過之臣无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
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决三月地六震
恭病出後復視事大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
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害之罰進

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
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
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
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待
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復伏誅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
罔不道更生免為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
究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
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

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君
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
且向之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世常懷此心
何則忠於為國无邪心然已預為故不敢
自為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變雖本无心
至此而不幸欺矣向誠內省不以為嫌然
自為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已且上安能无嫌而
必聽哉從妻言之為妬妻雖俚人語其變
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上之

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
智者術之原此術也柰何曰欺曰君子之
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
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為術在聖
人為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耻諸
况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為
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
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
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絆服又不惟其能
陷向而已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

殺望之自向為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
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
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
為臣不忠夫向不為忠孰為忠耶子漢
儒宗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况其
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當燕居深念
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云曰何念深
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

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全相和
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當
欲謂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共
驩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交
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
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
世皆知其為平勃末虛東牟之功謂賈有
遊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
而謂章典興居始誅立齊王猶誦其功然

問一歲終立二人為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為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而發而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而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死疑後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况勃權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覓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共利斷金豈不

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勲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為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憐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適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

知君平原平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枕云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云建乃求見惠孝幸臣閼籍孺閼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劾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為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

之惠迺以謀恐閼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閼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義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為人喪建為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為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戊隴西過維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叅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

王方是時妻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
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為成卒脫輓輅之而
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
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
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並
以人傑馳聘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
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
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筭而
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
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

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
後陳平迺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
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敬之所
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徒都以安國本國
勢既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
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然又
勸高帝徙六國疆族以實關中為疆本弱未
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
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

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
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
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
願陛下為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
之且子孫乘道上宗廟行不可也則亦壞
之而已本為復道不為原廟百姓皆已知
之矣柰復何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
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之後過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叢
草具於介冑中世儒未習何足為一王之
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
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
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特制宜度祖高所
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
多矣觀通始徵魯生兩兩生不肯行以為
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與通以謂鄙不
知時變弃而不取然則祖雖通散亡殘缺
之舊忘小不備姑取而有之既而漢卒賴

為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壞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生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

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與陸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為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難固自聖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

古語理動昭緣君命為書切責以天下公
大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
而後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
人奉之其明者即則懼不敢當知禍
之不可勝矣其暗者即則益驕無乃
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
詞非也

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臣恐
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
特若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迺不食而死上

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
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
南王不拜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
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為權首
而不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為名也淮南
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
毋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
盎乘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

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
不得共死豈不幸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
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為人資俊材喜名
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
之禍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若
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并戮蚡不

公孫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
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
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
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削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共辯張為利
害利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
可復用也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
死邊地必皆為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
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

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云后謂及
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
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
陽侯躬為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獄平事爭
不欲侯賢等詔在嘉傳云云躬上奏言單于當
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
詎為單于使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
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公孫祿言躬逆詎造不信之謀不可詐上迺

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性年熒惑守心太白
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
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
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傳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
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
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擣匈奴而公
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

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
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檢言初不知悟
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親
覲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
賢亦其黨矣后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
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
以問小人而以小人問小人則有一隱焉
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
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
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歟因事抵巇
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也
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護誤國以得禍敗
何所取之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
訟忠憤感激可動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
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敬舉無與比 過官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軼焉 郎中令王藏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太后文多質少萬

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后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
而齊國大治

右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
是近者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
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弊為
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
人之迹而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
死牛之脅獨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
人不知他之可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笑矣昔

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偽欺世度聖人之事
皆已才智所之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
為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為賤
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
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而不然父子
世世不知學問徒塵日不為過之已何
及矣以隱然為漢忠孝古今仰之若此哉

慶為丞相時漢子南誅兩越東繫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必得海內脩古神
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洪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
不聞決於慶醇慶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所有
斥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
及受其過續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
馳騫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
餘慶有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也道漢以
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
以一介之善侯冒三事慶正使變世小心
無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多數者四十
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上之以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
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
多計文不改注即上計文書歸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為庶
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
歸難乎君其及室慶素質見詔報及室而自以
為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為責甚深而終以醜惡
之辭也或動慶宜引決慶其擢不知所出遂復

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
不讓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
人夫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
無罪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欲至以請徒
多信邊類殘忍不受民休國者之為蓋自古及
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
謀下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
善人殺人者而始終昧之亦不自知也不然豈
其醜之以及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

試白起哉

衛綰戲車為郎中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景帝以為廉忠無它腸 代桃侯舍為丞
相劉舍奏朝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
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

衛綰攻車戲日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
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能謹厚者之
易合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日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宜周仁張歐號為

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

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所有問每

日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

無可張歐始於刑名進廼能使官屬以為長者

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持愛已

且愛人似少勝耳

梁平王褒李太后親王平之大母也而平王之

后曰任后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

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平王

褒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

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郎中胡等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為不孝

削梁王五縣公裒任后首于市不用其端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

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裒首此法

其為民懼俗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裒

首暴戶斷息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

意矣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
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
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淮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
相如也馮敬
時為御史大夫馮敬誼曰洛陽之人少年初李專故擅
權分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于士之難進也尚矣
絳侯等皆漢功臣實宜體國者而見誼也
連暴兩害不能其能况勢利輩哉眉山蘇
公言誼誌大量少非漢文不能用誼不能

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
則天下无堯舜終不可以為歆嘗竊疑之
夫人臣奮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疑
迺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
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
能知賢蓋不足道既踈不用其議猶彊聒
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己以交絳灌
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為又與之異趨則
身可容而為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夫
絕命也夫

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說國人有告勃謀
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
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周勃間諫之流
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及見捕人莫言而誼
獨以札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
其言養臣下有節夫誼廼可謂公爾忘私
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季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
施行矣以漢為上德及說施五餌三表以係卑

于其術固已疏矣
中用五既不經見於道黃正
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卑于得漢繒絮
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海表之完善也得漢
飲食皆棄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此教
匈奴無為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
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遠疏哉漢數和親匈
奴屢侵邊惟所類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
以繒綺飲食北胡老日款如漢於其貴人
宮居冠帶純綺梁肉愛生而重死甚於華

人故矣不輕動動亦步制蓋誼之言更千
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
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呂后時諸呂
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
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其右表益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

惠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均惡戾薄氏君
子長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重卒
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
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无劉氏
戇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
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
毋罪所不宥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
其咎投鼠忌器禍機一撥當何如哉卒之
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
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

何若非時危疑社稷无主平居討論謂之
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慮遠終矣
孝文既立德尊而擇厚豈特為漢賢君隆
四百業已之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
致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
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陳
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
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則高帝以其
社稷遺勃已久矣楊推亦曰絳侯勃之果
終之礼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

大臣以礼樂然聖人不作礼樂終不得之
心機而興於後世終无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
言上掌握嗣君之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
礼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盎莊而益
益且畏則盎得矣

盎帝引大休慷慨宜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
忠之盎兄子種為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
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
伏車前曰臣聞天下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美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余共

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 鼂錯為御史之
大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
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愛盜多受吳王金錢
專為蔽匿言不及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
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
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一恐
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人
言上迺召盜三人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吳可罷

右表盜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表絲變色天

此尚下後世以為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
天報國謹言也然盜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
學中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
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日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為名錯何罪
哉使盜為國計斬一錯信可忖血刃而解
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日緣目前患猶
可也然盜以錯嘗按已免為庶人會錯欲
復按盜而竇嬰又與錯有隱事急投嬰由
嬰得對假正以遂奸豈惟忠不足道蓋罪

人也班固言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
為贊辨義慨仁心益不足當也引義時
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益之情也智能
先事而謀談錯尤所死自以為得而不足
以免安陵郭門之禍亦何為哉若止上不
益且馳峻坂却填夫人坐塞梁吾求為嗣語而
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一也又下
學申商刑名於軟張恢與所為及隋耳刻深孝
文時天下无治尚書者患齊有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余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受之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
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夫人豈不仁於
函人哉夫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慎也函矢巫匠凡世
之所須關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
心何所異而夫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
擇術者必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
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
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故用術教太子

終被削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
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
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
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所惡不惡所欲不禁
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燒寬大愛
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奪其術
矣不幸義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款
一洒之不可也若其行所事亦不過患諸
侯疆大款稍制之與案表益受吳王金諸
侯誠驕益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

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益仇錯得以吳楚
交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
孝景以錯尊京師万世之利而卒受大戮
即國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而景帝亦
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太子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
遷獨以為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為
計曰國計山東慮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
常哉若指其所款更令三十七章者耶則當
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以謹諱以不

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
嗟乎遷亦不能无辜於世議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
狂言皇帝嘉之乃賜重書寵焉答曰皇帝問
太子家令上書言兵休三國聞之書言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
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
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左黽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重書
漢法與故事所无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為

之故傳云寵答人君自以為大患於在不
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通
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
忘萬乘之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
之言而慮動乎心其心於言惟恐不及至
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
下如文帝者寡矣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
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
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貧為騎郎如騎曰漢注
賞五百萬得

為常十年不得調之所知名 欲免歸表益知其賢乃請從釋之補謂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者毋甚高論令令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八人物者補官古无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无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賞宦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表益父故為群盜漢用益材亦之

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賞何不可乎雖公孫龍錯之徒以科奉進亦未有以的弘然先教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日科舉則不能至至人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士登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為一家无為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

家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
中人趨利皆流而為小人則亦無疑乎取
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
及也

上登虎園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
盡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
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
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
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俱亡惻隱之實且

下之化上疾於景錯響舉不可不察也文帝曰
善乃止不拜畜夫召釋之驂乘拜為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二文帝以尉亡賴畜夫
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漢之所
以亡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
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
曰自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
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即是無人故
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
不相洽也然魯酒薄而耶戰圍嗟夫王者

舉錯可不慎其微也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
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父老知之乎唐曰
云云陛下雖有頗牧之賢不能用也上怒起入
禁中云云上以故冠為意迺卒唐曰問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之推轂日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史
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
為趙將居邊市之租皆自用嚮士賞賜夾於外
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

知龍不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百殺一牛以嚮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
卒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
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云云削其爵罰作之絲此言之陛下雖得李
牧不能用也帝文說復以以上為雲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聞以內寡人制之間以
外軍將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

術也然兵法曰將龍而君不御者勝夫必
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為心有不欺上之
意動靜必得賞罰以靖如是而不君御委
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
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享為己私稱
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
中覆姦人之所以為賞也可勝察哉雲南
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
臣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
不寤而給范陽之餽致劍南之役也嗚呼

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
言此哉

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
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晉內遷為東海太子黜
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
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休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脩潔方正秉氣
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
疑自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

黷避惟中則黷為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
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黷守節而至說弘曰
如發蒙則黷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
以職可知矣然黷為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之
所以行事乃大不然黷在朝教犯顏直諫而居
學黃官臨民則務清靜責大指不苟細不拘文
大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
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黷嫉其刻嘗
實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
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

當斬其黷曰令无罪賈人與市坐當死五
百人而黷曰愚民无知此豈嚴者之所及
哉然則黷平居嚴而臨事寬昔臯陶叙九
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則不栗於自其
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為難乃
黷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黷於臯陶九德善
其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
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
風矣而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徒以黷喜
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

病黷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
此自黷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黷愛君
恤民仁心為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
之哉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
孝文為君寬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乎
亦由黷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夫人豈
可與之世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其諫犯正之顏色常慕傳伯爰盎之為人
君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為孝王將其
事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

黷慕之雖然蓋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款
害己其致鼂錯誅以款按已皆所謂身私
而託公而黷排空孫弘張湯蓋引義建事
奮不顧身无介然然之私盎豈黷之徒哉
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
之行此不足以毀名上廼解雖出於愛
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
我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肉多款而外
於仁義奈何款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
而罷夫人朝君謂其下聖已則皆自聖非

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
以偽為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
無不治故黯以是勲武而不諛然則黯雖
黷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盡
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過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也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主少守
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

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
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
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立
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
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
陳平之無悞也入北君一呼士皆袒左為
劉氏乃定策廼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
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
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
任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

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黜位終九卿職但
諫諍且未嘗遭亦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
主守成則貴育弗奪如此其重而其武帝
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
曰本疆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
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
事而其精神固以外龍言矣以淮南王之謀
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黜其平居守義有
以龍衣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採禮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

此何必良平勃光初遇之功哉孔子曰可
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孰君子人也汲黯以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郊諸郊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不每朝候上間說未
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
後然在朝常趨起承意不敢甚斥威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
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

非仁心愛士慕義无窮則熱能若此也故
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
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
言不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
人事應上賞天而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也
每正不然則不拜文酷烈之張湯身為世戮天
當勸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
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知此不然
是遵何德哉非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
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為為之也若言

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
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
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以責者多矣
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
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
相傾奪賓客无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為為
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為是豈去
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
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
懼毀懼敗則必患失時不幸類此故其當

其故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以來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
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棘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
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
被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決
者非其臨事失望安嬰之態則廷臣森然
皆不語者何由獨得棘之罵哉下孟子論
柳下惠聖之祖以為百世之師然語和之
敬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

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迺可以
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迺不得為君子
嗚呼急而恭難哉其理也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特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
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
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
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
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為
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

道而游燕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
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
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
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
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
言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常賢之徒
賈山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
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云去陛下親自勉以享天下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
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
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
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
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
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
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

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
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
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
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
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
士直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絺夫人
天可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視天下如
子知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
魯商下者何至荒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之
之類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責排變君

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為論无所不至
嗟乎使山遇武帝窮後其獻言當何如哉
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
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
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
游陽為人有智略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
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

謂微矣。滯數十年，謀反白頭卒。事未發而陽植其反謀，豈不殆哉。滯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致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矣。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滯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滯不知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滯不之察，以陽為誠

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始為不納此陽，所以觸危，併履猛虎而脫身，无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第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无不從。陽與收巖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畏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碗而无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

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
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无殺陽之理
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
貴驕顯未漢嗣非凜疏遠陰謀者之比察
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
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為梁囚從之
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
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
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新進
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岩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
介於諂諛見惡而見囚又昌言忠信力指
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
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
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
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况於人
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德陽而
為吳蓋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肯者哉班固論齊
桓公管仲相之則霸堅輔之則亂與可貂
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

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 吳王遂與六國謀及卒兵西鄉漢聞之斬黓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 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有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昏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

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不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笑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矣卹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无所忌揮款必其未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

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事下獄垂死
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法矣且乘名梁客
其食而食救其禍於陽得无愧哉故班
固亦謂陽有智畧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
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也發蓋相如此自陽
已下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四十四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十夫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痛於耳虛美熏心實材蔽塞其通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

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

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諒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事下獄垂死
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法矣且乘名梁客
其食而食之救其禍於陽得无愧哉故班
固亦謂陽有智畧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
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也發蓋相如此自陽
已下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四十四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痛於耳虛美熏心實付敵塞其通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煉
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
枚乘路温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
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
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瀛雖憂深思遠有
豫防之患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
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游且說哉
宣帝温舒過宣帝有為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
其弊為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
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於三人遠矣固之

言曰山自下廟上陽乘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
其言正也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為去家宜哉是
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乘皆浮於辭類非
深切事情而温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
美熏心實村蔽塞及獄吏成練之情可以為百
查戒確乎其言之忠如劄之藥病之藥也廉平
其志有治五大臣之風矣固以其所上書論事
類乃温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紛曰魏其侯貴久矣

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知即上以將軍
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
相尊等耳有讓賢名紛迺微言太后鳳上於是
迺以嬰為丞相紛為太尉藉福賀嬰固平曰居
侯善善嫉惡方今善人譽居侯故至丞相然惡
人衆亦且毀居侯居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
以毀去矣嬰不聽 夫出紛遂怒曰此吾驕灌
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紛乃戲騎縛夫
言曰右田紛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以事為紛

遊說者故其意每助紛然教紛以下嬰讓
相則智矣至說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
於害灌嬰者紛能用嬰夫不能用故紛全
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迺安霸上謂安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外
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
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
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

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恠物為班固以謂凶德叅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為羗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危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為傳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為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

安國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官車晏駕而立安至山夫為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使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事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阿諛龜悅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舉動奉親而族人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王南王及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舉王正蚡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
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
梁使者弗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
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
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太子及益地
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云
云景帝遣捕詭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
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
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
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詠利臣浮說紀上禁

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
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

感不短亡然鄉大夫論事循習押闔務以奪人

國者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

安國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為忠孝

安國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

息而已者耶則進為罔上退亦適足以驕

王而未足以全梁至勝詭為姦而安國正

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惧而

出勝詭使天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蓋為漢語則佞梁為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其年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王自少安國者而賄况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官者召問淖子何

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何如曰無咎無奪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

恭侯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外以賢天子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百刻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為無涯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勢泰之得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

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疆欲稍侵削
數秦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
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
臣使証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未朝
天子置酒勝聞樂声而泣云云具以史所侵聞
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勝為令樂酒好內有子一百二什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
厚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
奢淫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

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降
私恩在武帝得親之禮美而勝樂酒好
內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
茲欲勝不足道也

去為望卿作歌曰肯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
絕行周流自生患謀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
愛請閉諸姬去伶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君無聊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
益曰崔漬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去附傳去大疑

行燔燒烹煮生割剥大大惡仍重不足汗
益曰冊牘然其歌詩或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
心重武帝好賦諸王不孝者能言如此其習俗
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
軍擊胡用善射斜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
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
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
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

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且夜求才若不
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
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万户侯不足道
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
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
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
造擾攘之國然後為有其時自太尉入城
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
世之盛匈奴侵盜于戈日尋所急者將帥
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

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塵
手以諉人後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
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
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
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
不逢類廣現武帝以廣為青前將軍且密
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
欲一當匈奴竟不可久又遣陵為貳師將
輜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恃忠相屬
卿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

徒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
將軍方以姊子夫寵二師以女弟以女夫
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
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
廝養間歎死固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
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以盛言陵有
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
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帝始不察路博德羞

為陵厚誅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
可為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
囚士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
百言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其也至
韓言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後疆虜何
能為即使其有謀不過揆隙率邊人拔身
未歸必不能幸匈奴內屬明矣又陵自為
蘇武言陵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
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為此齊事與匈
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

和軍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再興
自其俱弊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
盡意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
桂上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
計所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
計中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
如韓延羊死則後世復何議忍死而降曰
然帝吾將有為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為
軍健則毋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
天子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少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莽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外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忘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

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為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為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

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
青自以言肺腑待罪不患無威深年霸論
以為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
上蓋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
且侯而永終豈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
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
士為粟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
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
一戰即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
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
匈奴而無左右疆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
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腑
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為
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
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
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功而遠求功廼徒

欲以其才力斷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
多成功然則廣興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
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
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
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
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
聞問青以實對上迺拜寧乘為東海都尉
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寧乘所說秦漢以

未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俱蒲求安
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
遺風青人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寧
乘拜為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即位幸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
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奉茂
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既

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
居內而以為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
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踈其人然則
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濶而
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大
為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
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軍避至使
弟子不知以為大過抑末也不足以論仲
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
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為伊呂顧

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
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
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免而紀惡者未必
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
有事君之禮內有胥上之心造偽飾詐趨
利無耻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之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
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
否或名未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適有

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
獨在手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
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
言心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
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
病不問問其藥血脉治而人命延存謂之
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
呂可也則列向謂仲舒為為佐才非過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唐舊書雜論

紀

景雲元年遠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
之矣弑父典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
開示為也大戮無復於列唐宗廟矣今不貶后
稱為己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為愛

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
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三年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

甚大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
事處置取為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詔大率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
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
貶廙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

定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為
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
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
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
勢急非平時橫科廩以近臣率先違令雖
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効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翺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
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

不暇問譬方搏虎捕噬而付攘其徭捨之
宜也然因是以前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
又甚惜哉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覲幸逋
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
之欺夫人行政必先理鼠偷不捨則摩牙
者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
乃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
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瑕討遂因以節

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

大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
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
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
城御史鞠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
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
所歸不在官官輔弼也猶驕李輔國用為
兵部尚書令宰臣進上遂離間兩宮虧損
上德而代宗又甚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

公而元振左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
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
牽襲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
之患藩鎮宦官皆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
而三竭已完其中其亡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
遁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
單于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
太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

古
寇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貶耶
昔
赦即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赦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
科徭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
聞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疆人才
猶盛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
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
青遂授以知流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
而姑息之患始起矣廼區區欲以轉運使

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見戲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祭於太廟三室芝

草生乾陵令於陰陵署得赤兔以獻帝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

屢旱蝗癘人否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

一歲同至為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証人事

而已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廼

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於於行

古前此從弟五琦謂十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

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徃之法云云京兆府今

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

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

歛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

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氏亡

不亦宜乎代宗慙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

之既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徵之法而不能改

則姑減今年幾何是日攘下鷄以待來年

同乎然后已者也况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
懷為威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智光
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 異姓封王今於軍興賞

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諡故齊王侯倓為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

張氏為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 追尊親皇為皇帝皇太

子右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

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尉諭之方止七月回紇

蕃客奪長安令鄧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 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而

得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

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

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日執其使明其

刑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詞

以報我亦湯置不問循足以為不治夷狄

也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朔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 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
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
頓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
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
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以突承璫復為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璫建謀討
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璫為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 神策置中尉官官始握
禁兵權已重矣而重憲宗初命承璫為鎮
州招討處置等使特許孟容與諫官固嘗

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
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
太甚竟貽蕭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哉

宋謂也

以戶部侍郎致度支皇甫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昉
為工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
時上初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群
情驚駭裝度崔群極諫不納二人請退罷
右憲宗紀第十五 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

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
計營翦常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
執其事袁滋請罷兵袁貶為刺史且屢出內庫
為二錢帛供庫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
事利憲宗承中興贊主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
惟其初年志平潛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
原厚歛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
用异專當霖鉉平居朝廷信重如度群輩
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嗚呼人主亦填於
有為哉下意宗承中興贊主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為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先生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

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

能辨邪正區人為詔曰勿為而已為者又

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

也何所補哉論語

罷理歷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

課料故也類聚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科為各而罷

理匪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

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教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

可知

鄭涵等考定制奉人上謂宰相曰帝端符揚魯

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廼授白水城固尉宰相

請其罪名不報

右教紀第十七名制奉以待非常之材而

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

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

其事而匿不下益州也

上微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

迺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也量移者與量移近

處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李士論列云不

可為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

不可量移帝遽命追赦改之

昌黎右教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救近臣

百對論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然如故無

罪莫甚於此矣問王武惠公於士貞對曰

昭義劉從諫三上流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惧是
日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
召楚長慰諭遣之
不下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
何數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名石奏刑殺
氣不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正現開元
之時現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
輩新屠滅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
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
又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荅若欲以

國子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敗粟從諫諫意
雖不為朝廷而詞順可恃而文宗石等亦
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
又以投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而士
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冤百世不洗功
其姓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
山近宮真至廟免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祀敬之
心非以舛游為事已凡來請此者皆出之於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

足善也諱般游之實託孔敬之名詔令介
非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之時代
凡身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歸宗紹醫藥不效殺之捕
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
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志五之世不如此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為不道
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
也也
國子司業常族祐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

甚即日下京兆府夾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
庭

右憲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
大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
用今亡自此兆矣

宴百寮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
樓前一日所司士失赦書賴元師帥府收得副
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
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志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敕屢登群臣請封太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此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窮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群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太山至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群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

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万里伐高麗况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為雖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而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祿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太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鉄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元見玄元皇帝於室仙洞
中又使鉞往得玉石函山博明感公金身所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
尊老氏以為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太言
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為顯聖侯於
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
間盧履冰以為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
則心知同太之偽而假威鬼神以警天下
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太之偽而
甘受李渾王渾玄翼之誣出於誠心軍

冀幸以為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
惑迥武氏之所不惑而偽為之者以其英
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况中才
以降哉高駢在四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
百夫特也氣凌万乘莫能誰何而呂用之
巫家子奴材妾智睚眦其側如幻師之玩
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
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
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
已足但覲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覲

而不可得者喘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夫卦其官貴已野言也
八五相與巫卦卦象凶而凶然不疑也
本八口自賢卦卦象凶而凶然不疑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百夫卦也康頤下乘震巽巽回也
以卦濟高福式西下安用卦卦象凶
大壯卦也前卦為不疑也其卦凶
有也凡人之所不疑而疑之也以其
冀幸心為言然其卦象與前不同而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唐舊書雜論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
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為宝鼎二十年中書令蕭
嵩山言十一年親祠析穀自是累年豐登有新
必報祀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
舊行賽謝之祀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北古也曠代不講而明
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

崇為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

異哉

上元二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
暮雖心卷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
特深推燥居濕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
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齋斬之
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
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潛篡預自崇光請升
慈愛之卷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識在於自隆履冰
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為
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
傳曰有其卒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

表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
万国浚至廣州遍召流入人擁之水曲以次加
戲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
詞甚激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
吏所奏日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文苑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潛意矯情盜名如
所喜漢王莽而才過之此忠人而擇利害審者
也置匱達寃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
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
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
外而子昂乃獨而以踈賤抗言其過雖不
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
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寃
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
哉又時已聽納有所縱捨以徵收天下豪

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
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
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為哉
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
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
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
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
賊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
後令鎮撫河東寂惟怯無捍禦之才推發使絡

驛催督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
幸必令居守

右裴督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静同輔唐
起義以比漢蕭曹也沉毅有謀初觀隋之
亂即有大志惟文静一人而已且與秦王
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
自此興耳寂既無他長高亦徒以副監歡
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命佐何有
哉文静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
事而所待文静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

嫌卒被怒叛之戮而寂又忌技而擠之死
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為知人善遇功
臣哉

張長孫以原五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
時梁師都薛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孫知
之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
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孫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利國家專之可也長孫守邊知梁薛乞師
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

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
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
執不肯賞為平日慮也

密為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
竹之勢曾未旋旋踵尾解水消坑卒則長平未
多積甲則熊耳為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
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
目贊魏公神武齊聖也七德九功之美起
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
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
於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
事耶君彥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並
卑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
溫大雅為高祖作報書稱蠻與南幸恐同
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礼夫高祖君臣
豈與密輩角材而校智其文詞牽動之際
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為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

勦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
多歐血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
幹恨元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郡盜並起密於衆人
中粗有文理慨慷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
雖敗而密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橫
兄弟之為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
及太宗徐世勳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
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襄糧坐甲圍敵是求
援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勳訶之曰
此秦王也則惶惧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警
於人心者已久蒼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
俱靡而秦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不取迫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
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傑雖無帝
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
而王密肯為光祿鄉奉朝請而已哉使密

忠志事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
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
益之高祖謂曰奔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
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且更刊定務
使易知云云

右列文靜第七法人情詞啟明達緣高祖
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
多偽至或歲六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
往々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為工翦裁窘約

詞不宣意巧者實緣為奸而暗者出入抵
牾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薛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
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
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
濟故發此言且因機破敵何乃以勅敵遺王也
遂陳兵於折塢為奉所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列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
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
雖病卧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

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為不
及也夫不自慮而欲

膠東王泚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頊申國威
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
遺党頊令為鄉導首領招拓跋赤辭詣靖軍請
諸將曰往者隋人未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
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
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
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濶水見赤辭
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怒怒也

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為赤辭所乘死者數石

送其人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

為党頊隋威而党頊怒之未忘也彼不貪厚

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

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

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况所得不

如所亡利亦果安在哉未一喪師未足道

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

為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

祖感其言將行賤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
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
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獨為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為度記
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可以可愧又顯
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為至
誠賞賜以万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
數年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為字

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
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通突之忠於隋
而信任之又責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士
人士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為戒矣倫
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
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遠
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
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
致今虜中奇室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

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
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
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
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
且彥博自忠良惟懼獻替何庸官將帥之
功或者以職事所關言之然太宗至引隋
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
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
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拆伏之如是以為駕

馭之策乎則典新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
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

西定慕容

吐谷
澤也

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

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廖矣太宗恣其老

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

計太宗命躡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

軍人遠經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頃仄可以療之太宗廼自翦

須為和藥勅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又嘗聞燕顧勳曰朕屬幼孤云々勳雪涕嗟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勳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按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為僕射左

曰汝右李勳傳第七太宗知勳不負李密固可

西天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

太宗裁勳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

敬收恩於高宗太宗勳待既已薄而勳又無忤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為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為忠至阿其所好蒼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勳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見五百將何為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帝歲餘刑部侍郎閔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

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
授道裕刑部侍郎未具反形而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識
又養子五百人何為予道裕言反形未具
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
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
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此言者之衆而
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
不得亮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而言也
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廢竄刑威

於此兩得矣司馬迂明李陵非降漢武疑
其為陵游說而當迂腐刑陵或能報漢亦
未可知而漢武疑迂已有此坐至道裕言

亮反刑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
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

武所
廢我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
薛万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
敗万徹不大勝大敗

右薛万徹傳第十九程不識典廣俱以邊太
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

章頓舍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
曲行五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
下李廣程不識為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
苦不識廣才氣無双所謂何至李孫吳者也
大自其跡現之太宗論勦道宗師有紀律近程
不識論万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
識恐未足以擬勦等輩而廣豈万徹之流哉
為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勦勦道宗其人
也万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
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

太宗則常未可知也且一大則何以善其後耶
張嘉福請等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李長倩以皇
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
長倩子義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各舉堪為員
外郎者常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
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限徵累遂拜天官
員外郎由是員生近親相次入省

右奉文本傳第等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
陽之威逆理而行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
告訐斬伐驚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

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
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評長倩以大逆而錄
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
負名者之所以屈心而徂詐冒利者之所以致
死而胥臣之也常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
本體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
身前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
徵自錄前後諫爭言詞往復以示史官措逐良
太宗知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
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
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
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
之美非但掠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
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袂于自焚之
曰官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周
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
齊識勲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
鄭公之事可慙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之書且曰必辨忠臣管轄不測戰公事賦
白雲是神且之豈味身所奇吾亦亦也
和而辭從者所如事夫事可待吾甘受也
之文補則其美也馬既成於補皆味謝膏
雖不自疑入計不疑之罪不疑不疑謝膏
平處雖石也當觀謝膏也 五年八月日
否燦天亦沙計天下而條非也此帝夜大
大皇帝雖謝膏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疑計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唐舊書雜論

對是志平日對文以對始始皆指諸書也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
有伏閣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周上遂
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列伯

寧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

懼語故遂良之誣焉入因賜自尽蘇翰林

疑無是事然現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

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
不美雖全人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之
間哉王荆公亦疑楊雄無投閣事兩公意
皆忠厚然雄之卒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
而至此以劇秦美親現雄意憂懼深矣後之
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第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譖問引
崔是為耳目湜及以桓敬等計議潛告王思及桓
敬徒領外湜又說三思尽宜殺之三思問誰可
使者乃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
必興復維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
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
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
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
肯為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
公之忠如日月之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
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持其不為身而為
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為立功謀事
衰身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使官者緣江採異竹
將於苑中植之官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
因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
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
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
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居
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常挺為御史大夫馬周為監察御史以周寒士
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

在門下周密陳挺傲很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
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處使太宗從
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常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
之間耶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
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
猶附公議至言才堪處使加以万里之行
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校矣

姚崇為天武軍使將行則天今奉外司堪為宰
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

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為秋官
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
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
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
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
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
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
遷之美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為司馬非用之

也又迂為秋官侍郎竟召為相果典復中
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
拔五龍夾之以飛之善仁傑勳如此而此傳乃專

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荊州
時後再薦乃為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
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東
之因崇純薦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為相也
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
亦軍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
竟而舊史自相為異其無法多此類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為大摠管拒之元忠
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大奈生
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
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
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
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為之者故王者用人
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
固守正嫉邪忠謹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
矣

札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
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莫有所私弘益元
忠乃親附勸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發爵惡
右同上武帝之際執政者厥惟眾哉元忠
有勇當未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
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帝氏時何庸乃復
親附勸權豪哉現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
首級固位者所不能為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
威至典節愆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
文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己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參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常安石韋巨

源蕭至忠趙參昭也元忠在武帝時皆有

忠節非苟徒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奉綱

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

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為過陽貨謂

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

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斂面折張易之顧

夫

左右逐出宋霸子在虜宗朝顯拒太平公

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諛言二

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

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參昭險附離

輩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

何其悖哉至忠雖柔柔佞猶時小附公議

為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

依太平以路禍則無可言者

長

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卒兵相攻

安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傾

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迂負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傳休璟傳等四十三休璟知四顧山川于直又長於兵計故能踰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又休璟景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

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為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為摠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率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為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

此似仁急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諳怯也
然因何為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
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
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
賊下而防戍難施也者元楷之計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封玄宗有封平章
西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附者天下之
難則既有功若其宜

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目涕泣
言甚切至既薨追尊為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
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
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
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軌魏
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
弁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
當前不啻丘山何假自擇哉人情孽食豈
美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

易其正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
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
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
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惧然明識先定不
為利大中推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
保身而已玄宗既內懷推己之德故一切
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
而不處其嫌之為難憲既通達故克自抑
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
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現肅宗親玄宗子

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
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
足是哉

魏知古崇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譏毀罷知
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鮒魚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職不
愧廣平之祿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
祿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
之至陰加譏毀則崇不應尔也譏毀必有

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諱恩復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為蝗天灾當脩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又請刘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右諱恩思復傳第五十一脩德攘災雖王

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夫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后退自傲厉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為刺史非擠也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礼上令元行冲撰義疏將立李官張說駁奏孫奕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己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趣時之具其窮宜哉

又曰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載祀已號殘缺補
同林綴然全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
對亦可廢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
前乃歆如遺經加義疏列李官何哉張說
自非純儒不為章句者聚徒脩書日不暇
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
行冲等歆經外別立李則說亦知其不可
矣行冲務黨已季猥為同異而史臣又謂
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

鉅萬上大悅以為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
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
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答百司啓事曰
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无流品之

異而肅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廩之才

滿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

甲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得兵六万皆
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

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
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
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
誠齋教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
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
中原成師而出謖奔動失利戮之以徇似
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大平日久
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

國忠輩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
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奔汝遽保潼關未
為全失且二將名驍勇救而使過未必無
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奪走危迫之中先自
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
時既乏人至卒數十方衆付之哥舒翰病
難堪廢憤曹之人奸臣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
令封潰幾覆宗社惜哉亦身誠之國忠之禍王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
必陰計中傷常堅以皇太子妃列居要職實圖

傾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尽慎矜權
位寢盛又忌之廼引王鉞託以心腹鉞誣奏慎
矜族其家鉞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因忠之誅王
鐸鉞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鉞自尽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鉞傳第五十六
常楊玉皆以賈敗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
附權利破人門族圖己富貴而人亦從而
傾之譬如禽獸之趨食更誇其儕類以就
網罟之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未悲夫
因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万討閣羅鳳于瀘南

全軍陷汝因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又使李宓率
師七万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因忠
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必再率討蠻皆
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率二十万棄之死地
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因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事務
塗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
左右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
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
閔東執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国忠才駕下

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權去已乎昏不
知察其禍乃不滅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
二十万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
人君惟内有所嬖不暇卹外事有所信不
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丘山無由識
入道之困忠知上之可以欺而而欺之奸臣之
中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人
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
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覓之哉
敢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

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非泰事此也然一旦急時權委已乎感不
知察其禍乃不戒越商之於前交其復軍
二十万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
人君惟內有所疑不教師外事有所信不
能擇忠良則當下之事雖如此山無由
之同患知上之可以為而不敗之計臣之
常情而當將有制豈無忠賢一而然人
齊此鼎決其難相集卷第四十
如此則必有其山十下也
不離必變何不勤浩
何定意之哉
相去其間

